

當代唐人藝術中心
《圭山——毛旭輝與學生們》

策展人：戴卓群

藝術家：陳川，李瑞，劉仁仙，劉瑜，劉春柳，管賽梅，馬丹，毛旭輝，蘇斌，
陶發，王銳，荀貴品

時間：2020.7.11-8.15

地點：曼谷當代唐人藝術中心

圭山，雲南高原一座平凡無奇的山，距省會昆明一百多公里。這裡生活着彝族的分支撒尼人，直到今天為止，他們依舊居住在紅土大地上由石頭壘成的房子里。

糯黑，圭山腳下一個被稱為石頭寨的自然村落，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省城的畫家們便絡繹不絕落腳這裡。正值文革尾聲，新舊交替之際，官方依舊動員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腹地采風創作，而撒尼人聚居的糯黑村，因其獨特的風情，吸引了畫家們的目光。做為年輕學生的毛旭輝，也在大環境的影響下，於七零年代末，背着行李、畫具，走進了圭山。

圭山的撒尼人，生活閉塞、貧乏，卻又寧靜自足，他們種植土豆、苞谷、小麥和煙葉，人和牛羊環居在石頭壘成的村落。畫家們住進撒尼人的家裏，與撒尼人同吃同住，在圭山，毛旭輝体味了對淳樸生活的敬畏，也真正感受到自然的呼吸，將身心融入，成為自然的肌體，自然亦成為自我。

一九八零年代，毛旭輝積極投身於前衛藝術的大潮中，並發起和組織了“新具象畫展”，成為 85 美術新潮中的代表性藝術家。毛旭輝嘗試採用象徵、隱喻等的手法，熾烈地嘗試更新的语言更激進的繪畫張力，反思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。同時，他以“剪刀、椅子”等生活中的日常物，指向當時對社會現實構成絕對性支配的“父權”，乃至背後更深层更廣義的絕對權力，“剪刀、椅子”也成為後來公眾對毛旭輝藝術的符號性認知。



毛旭辉

Dreaming of the Red Earth: Upright Scissors

《圭山之梦·剪刀和春天的核桃树》

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

180 x 150 cm

2010

多年后，云南大学开设绘画专业，毛旭辉开始带二工作室的学生，每年往返圭山写生创作，久别揆违。十多年下来，圭山已经彻底成为毛旭辉个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，圭山也成为了他独有的教学传统。云南大学地处边陲，毛旭辉工作室的学生，也大多来自西南各地乡村与城镇，对自然与那片红土地有天然的亲近。毛旭辉殷切地将自己一届届的学生称之为“云南种子”，撒播在肥沃的红土地上，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



陶发

The Secret World of Mount Gui:

Shadow of a Butterfly

《圭山秘境，蝶影》

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

140 x 150 cm

2017

回到圭山，在经历了前卫艺术新潮的激荡和全球当代艺术观念的洗刷后，回到圭山，成为了从身体到精神的自觉回溯，“为什么就不能往回走？往前就那么正确无误？”毛旭辉一遍遍如此拷问自己。此时的圭山，在毛旭辉心中，绝不是隐逸避世的桃花源，而是滋养新艺术的沃土，是全新的出发，立足一片土地，一座山丘，毛旭辉希望和年轻一代，在这里打开新绘画之门。

毛旭辉带着他的学生们，住在撒尼人的石头屋里，观察他们的生活，也体验他们的生活。糯黑的村民，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劳作，吃自己种的粮食，睡在自己建的石头房子，烧着柴禾、牛粪，鸡犬之声相闻。在这里，没有前，也没有后，时间是凝固的。



刘瑜

Insomniac: The Blackbird Flies

Back to Yunnan

《失眠者—黑鸟飞回云南》

Oil on canvas 布面油画

200 x 250 cm

2017 - 2019

圭山时间，一种凝固的时间，一种重复的时间，一种省思的时间，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具有永恒性的时间。画家们在这里，一如山民，早出晚归，画朝霞和夕晖，画正午的苍谷地，牧归的牛羊，炊烟和大地的梦……圭山凝固进绘画，慢慢成为一种精神，一种守时独立抱寂寞的艺术态度，一种对绘画语言的孜孜不倦，也许，只有在一个停滞缺乏变化的地带，艺术才从容不迫。